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后山詩注補箋

上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後山詩注補箋 上册

〔宋〕陳師道撰

〔宋〕任淵注

冒廣生補箋

冒懷辛整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後山詩注補箋 / (宋) 陳師道撰; 任淵注; 冒廣生補箋;
冒懷辛整理.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6 (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034-2

I. 後… II. ①陳… ②任… III. 古體詩-中國-宋代-注
釋 IV. I2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98) 第07137號

責任編輯: 馬 蓉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後山詩注補箋

(全 二 冊)

[宋]陳師道撰 任 淵注

冒廣生補箋 冒懷辛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3印張·2插頁·391千字
1995年6月第1版 199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3001—6000 冊 定價: 33.00 元

ISBN 7—101—01034—2/I·176



冒廣生二十年代攝於淮安



冒廣生與其孫冒懷辛合影(一九二六年)

前 言

一 關於本書的寫作經過

一九三二年，冒廣生鶴亭（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先生在廣州，見到雍正時雲間趙駿烈刻的《後山集》。趙刻《後山集》中詩的部分是根據詩體編排的，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的順序，共八卷，六百七十九首。冒先生在封面上題了以下的話：

「行篋無任淵注本，粗讀一過，尚擬檢宋人諸集及地志說部，為淵補注。炳燭餘年，或恐徒成結想，然書成自是不朽之業也。 亥齋壬申八月朔題。」

那時冒先生不但沒有任注本，還不知道陳後山詩的其他版本。隨後他即已查到陳唐刊本和馬嘏刊本，並發現蔣光煦別下齋《斟補隅錄》中有《陳後山集校記》一種。於是在趙刻本第二冊和第三冊封面上，分別作了以下的題記：

雍正間有嘉善陳唐刻本，即魏衍本，無注。衍所未收，分體為逸詩，馬嘏本已全載。

別下齋《斟補隅錄》有《陳後山集》一種，乃以舊鈔本、任注本、毛鈔本校明本。並傳錄何義門校語。茲一一逐寫書眉。三月廿四日慕園。

上面所記的三月當是一九三二年。前一則題記中所說的馬嘏本，也就是後一則題記中所稱的明刻本。

別下齋《斟補隅錄》所載的就是何焯（義門）的校語。

按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兩年中，冒先生進行《後山詩注》的補箋工作。在他的自訂年譜草稿一九三一年壬申項下有「赴粵，四月游羅浮，五月歸在南京，六月返皋」一段。番禺陶氏愛廬覆刻的趙本《後山集》，便是那時在廣州所得。回如皋後，家中有大量書籍可供引用。年譜草稿一九三四年項下有「三月以《後山詩箋》付拔可印行」一句。可見兩年後已經全部定稿。那兩年冒先生是六十歲到六十一歲。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是在一九三六年。

書出後，二十年來冒先生在上海度過了牠的學術生活的晚年。起初致力於宋詞的研究，著有《四聲鈞沉》、《疾齋詞論》、《宋曲章句》、《傾杯考》、《東鱗西爪錄》、《新斟定云謠集曲子》等書，並編訂了不少宋詞的校記。其後十多年中，研究《管子》、《文子續義》、《京氏易》、《新書》、《新語》、《春秋繁露》等，著有《管子集釋長編》、《管子校正勘誤》、《列子釋文》、《春秋繁露釋文》、《周易京氏義三種》等，並將有關經、子的短篇論文彙成《小三吾亭雜著》四巨冊，約計字數在百萬以上。而這二十年來，對《後山詩注補箋》却沒有什麼修動。一九五七年，冒先生八十五歲，重來北京，心情很是興奮激動。詩稿中有「正是新邦紅五月，天安門上樹紅旗」之句，表達了對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喜悅。那時出版社的同志來聯系，擬將《後山詩注補箋》重版，於是訂立了稿約。回上海後，曾經集中精力整理過一短時期並得見潘博山先生提供的蜀宋大字本《後山先生文集》進行校訂。終因年高，顯示出「晚歲心存力已疲」的狀態。從五七年底到五九年八月逝世，幾乎大部時間在華東醫院臥病。然而由於學術研究是他一生的事業，從

留存的任何片紙只字中，處處可以看到他謹嚴不苟的認真負責精神。五九年六、七月中，我那時在河南商城，冒先生還曾來信問過一次，可見他對這書一貫非常重視。冒先生五九年八月（農曆七夕）在滬逝世後，我在京一直未能前往整理遺稿。今年一月才有機會去滬將後山詩箋的原本携京。到今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才有時間開始整理。

陳後山名師道（一〇五二——一一〇一），是所謂江西詩派的主要人物。呂本中所著《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把他的名次僅列在黃庭堅之下，作爲第二。宋元間江西派的方回著《瀛奎律髓》，作出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爲祖，三宗便是黃庭堅、陳師道和後來較晚的陳與義。方回並說：「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黃、陳詩爲宋詩之冠。」可見當時之推崇。但以後反對江西派的人則對陳後山攻擊不遺餘力，如清初主張西崑體的馮班等，認爲他生硬、費解、晦澀、拙俗。這些我們應綜合起來加以研究。

陳師道的一生浮沉在下級官吏中，在徐州、潁州和棗州當州學教授，到四十九歲臨死的一年，才從棗州教授調到祕書省爲正字。他的門人魏衍在《彭城陳先生集記》中，對他的事迹、著作，都有詳細記載。箋文更引證《宋史》本傳、《曾鞏傳》、《東坡集》、《山谷集》、《荆公集》、《雞肋編》、《老學菴筆記》、《能改齋漫錄》以及其他文集、筆記、詩話等，對陳師道的一生提供了詳盡的資料。

陳師道一生事迹的突出之點，可以從南宋學者朱熹的幾句話中看出。《朱子語類》記載朱熹看過《東都事略·陳無己傳》以後說：「只是說得個影子，《陳無己傳》好處都不載。最好是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棉襖。傅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章惇、趙挺之是

朝廷的權貴，關於章、趙的事，箋文已有詳釋。這些地方表現出陳的風骨嶙峋和耿介。他除了對朝貴的冷峻，對所欽敬的人，却是極熱情的。在徐州教授時，蘇軾出守杭州，陳師道沒有得到州官許可，毅然往南京和蘇軾話別，因此失去了徐州教授的職位，而在詩集中留下了「二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的詩句。

陳師道的詩集和文集是魏衍據陳的手稿甲、乙、丙稿編定的。南宋初年，四川新津人任淵爲黃庭堅和陳的詩集作注，所以陳的詩集今日分有注本和無注本兩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任淵注的評語是：

淵生南北宋間，去元祐諸人不遠，佚文遺跡，往往而存。卽同時所與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排比年月、鉤稽事實，多能得作者本意。

事實上任注主要是注解詩句的典故出處，附帶注陳的交游和社會情況。箋則是主要箋釋陳的交游和當時社會政治情況，對於典故出處，任注基本上完備，所以祇偶一涉及。這是任注和冒箋的區別所在。任淵注陳詩以後，到冒廣生作補箋，中間相隔八百多年，時間隔長了，有利條件是能看到更多的資料，如本書卷十二《欽聖憲肅皇后挽詞》二首中「決策天同力」一句，任淵沒有注，冒箋引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三年正月己卯一條，說明章惇與神宗向皇后爭執宋王朝皇位繼承人的經過。而李燾的書是任淵來不及看到的。

箋釋的工作，非常細密和認真。舉一個例說，如卷二《追呼行》^①，箋引莊季裕《雞肋編》所載陳師道

使用俗語的例子共有二十一處，而箋文將二十一個例子的出處都一一檢出。對於補箋的價值，試為歸納幾點如下：（一）補充了任注的不足。所引用書多，箋釋的範圍廣，包括當時政治、文化和詩壇等各個方面。（二）補箋修正了一些史書和筆記的錯誤。如卷一《嘲秦觀》一首的箋文根據任注，並引證《高郵州志》和《山谷詩集》，證明《宋史》和《東都事略》的誤載。《逸詩》卷上《登鳳凰山懷子瞻》一首的箋文，根據後山自注所引蘇軾詩證明施注蘇詩中熙寧九年編入密州的詩，應改編杭州。（三）補箋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歷代為古人詩補注、集注的很多，大都限於釋虫魚、注草木，斷斷於典故的出處。宋人詩集，從李壁注王安石詩、胡穉箋陳與義詩，到清沈欽韓注范成大詩，都不外如此。而這一箋本，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入手，箋釋的是北宋後期社會政治情況的一個側面，以陳師道的經歷為綱，因此使後學者更易於理解陳詩，而且對文學史、社會史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由於我的水平和時間的限制，祇能對箋本做以上簡略的介紹，其內容優缺點還待讀者的進一步提出。

在整理箋本的過程中，發現冒先生為箋本所作序的一個開頭，以後就沒有寫下去。原稿如下：

後山詩分有注無注兩種，無注者連文，詩曰五七，文曰千百，凡二十卷，《詩話》、《叢談》則各自為卷。政和五年乙未其門人魏衍編，有次年丙申元城王雲題。宋末元初茶陵陳仁子……

根據這啟發，進一步探索《後山集》的各種版本，和各個時期的藏書目錄，首先草成了《陳後山詩集的流傳》一文。然後把宋、元、明、清所有《後山集》的序跋作一彙編。並根據所能見到的後山詩版本輯錄了

一個校記。

關於箋文本身方面，除了將冒先生自己補充的很少幾條列入外，還有陳彰先生和鄭雪耘先生的一些見解，也都補入，並加注明。此外，對商務原本誤排的字也作了改正，對少數箋語的引文，作了修訂。至於整個箋文的體裁和內容，還不可能作更多的覈對和變動，我想必然還有可以修正的地方，這些都要求讀者的指正和進一步的加工。

①這一首詩題，最早的宋蜀大字本作《追呼行》，其餘各本均作《嗚呼行》。

二、關於陳後山詩集的流程

根據陳師道門人魏衍《彭城陳先生集記》的敘述，陳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年）死後，陳的兒子陳豐、陳登將師道全部遺稿交魏整理。共有甲、乙、丙稿，都是陳師道的親筆。魏衍依原來目次編爲二十卷。其中詩的部分分六卷，四百六十五首，文分十四卷，一百四十篇。這便是最早《後山集》的編定形式。魏衍作集記時，在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年），距陳師道死時已十四年。

魏衍所編後山詩集的原來面目今日尚保存在南宋四川刻的大字本《後山居士文集》中。卷首有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謝克家的序言。傅增湘在弘治馬嘏本《後山先生集》的跋語中對這一部宋刻大字本曾有以下記載：

余昔年游吳門……遍觀藏書，得見宋刊大字本正二十卷，字大如錢，氣息樸厚，每半葉九行，

行十五字，版心刻工有眉州某某刊字，前有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蓋南渡初蜀中刊本與蘇文忠、文定二集並行，故字體行格宛然如一，因知魏衍所編詩文之外，不附《談叢》各種者，正是此本。卷末有翁蘇齋題詩，蓋即荷屋舊藏。

因此傳斷定這部《後山居士文集》實爲後山集傳世最早之編。這書在清代曾經翁方綱收藏，翁在謝序後，目錄前題七絕一首。清末曾在南海吳榮光處，後歸吳縣潘氏。傅所稱「昔年游吳門」，便是在潘家見到此書。

傅氏對蜀大字本推崇備至，認爲「顏書大字，精雅絕倫」，其實這本宋本的價值，還更在於：（一）保存了魏衍編訂本的原來面目，與後來的任淵注本相較，可以探索任淵選注陳詩時，去取的用意。（二）由於這一版本最接近陳師道的原本，因此最爲準確，可以校正以後宋、元、明、清各種版本的錯題、錯字。此外根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後山集》當時還有四明刊本即劉孝趨臨川刊本，今未發現。

南宋初，四川有一位任淵，曾經把陳師道的詩和黃庭堅的詩共同加以注解。當時鄱陽許尹曾爲任注黃、陳詩作序。許尹的序現在保留在《山谷詩集注》卷首。任注的山谷詩比所注後山詩流傳較廣。對於任淵和他的《後山詩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他的時代接近北宋，所注多能得到陳詩的本意。

任淵注陳後山詩時，把原來六卷每卷分爲上下，但尚未明確標爲十二卷。詩的總數比魏衍本少三分之一弱。今天尚存的任注最早刊本是蜀小字本。今天存在的一部蜀小字本已不全，存卷第三下到卷第六下，共七冊，傅增湘在宋刊殘本《後山詩注》跋語中敘述這一蜀小字本說：

原書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注亦大字，低二格，詩題低三格……刊工姓名可辨者有李彥、甘祖、小甘、張小四、張小五、張小八、小十諸人……字體古勁，與《冊府元龜》、唐人詩集相類，斷爲蜀中所刊，宋諱缺筆止於構字，而慎、敦不缺，蓋南渡紹興刊本也。

這一部蜀小字本到宋元間又有覆刻。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載《后山詩注》十二卷，宋刊本，就是指這一覆刻本。張氏的書後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傅增湘考證蜀小字本《後山詩注》與瞿氏所藏覆刻本的區別是：

細審之則又並非一刻。瞿本標題作后山，此本作後山，一也。瞿本題卷六，此作卷三下，二也。瞿本版心上有字數，此本無之，三也。瞿本詩題低五格，注低一格，此本題低三格，注低二格，四也。依此四者推之，知此本爲蜀中初刻，而瞿本必出於覆刊……非深知版刻者殆未足語此耳。

這一鑑別主要是分清時代的先後。蜀小字本的覆刻本，包括瞿氏的一部，今日共存三部，但都是殘缺不全。瞿藏的一部第一、二、三卷，是以愛日精廬抄本補配。補抄本卷首有劉辰翁序一篇，序中有「后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等句。然而這實際是劉辰翁爲陳與義詩所作序。可能在補抄前三卷時，抄書人以序中有提陳後山的地方，所以誤抄上去。檢查存有卷首的另一覆刻殘本，其中祇有魏衍題記，無劉辰翁序，也可以證明這點。

從上可知宋元以前《陳後山詩集》已分有注、無注兩種。有任淵注的比無注本少三分之一弱。爲什麼任注本比魏衍編本少？是任淵沒有見到陳詩的全帙，還是任淵祇選錄了一部分加以注解？這一問

題由於魏衍編本和任注本今天都存在，我們還可加以比較研究。

關於無注本，元初湖南茶陵人陳仁子曾將《陳後山集》加以編校。直到明弘治時，山西潞安守馬噉根據陳編的《後山集》，刻版印行。據王鴻儒在馬噉刻本序言中所說，這一部《後山先生集》是「昔錄之於仁和陳氏者也」。馬噉刻本沒有陳仁子的序言，但陳的另一著作《牧萊陞語》中有《後山先生集序》，是一篇仿古文字，佶屈聱牙，同時也沒有說明編校所據的《陳後山集》原本和刻印經過。馬噉刻本除詩集十二卷外，還有文集八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二卷、長短句一卷，共計三十卷。其中錯誤舛訛很多，文集部分甚至有兩篇文混爲一篇，加上一個標題的錯刊。詩的部分更是錯字、漏字不少。清初，何焯以舊鈔本校勘此本時，在跋語中說：「明人錯本誤人，真有不如其不刻之嘆也。」何焯曾根據舊鈔本和汲古閣鈔本校正馬噉本的錯字。從何焯校本的跋中，可以看出他校勘的經過情況。何的跋語一則是：

《後山集》，十年前始得見明弘治己未南陽王懋學所刊，誤脫至不可讀。訪求宋刻於藏書家而未獲也。康熙己丑，吳興鬻書人邵良臣持舊鈔殘本五冊來售，余取而與弘治本互勘，則其所脫誤者皆在，雖出於元板，已非魏昌世所次詩六卷、文十四卷之舊，猶之爲善本也。其中缺第三至第六凡四卷，非仍得陳同備編校者及向上宋本，不敢妄爲補字。蓋新刻有與無均耳，不讀而充數者尚之弗如其無也。是歲中秋日何焯記。

另一則是：

康熙庚寅，毛十丈斧季以萬曆間人抄后山詩，自卷第一至第六一冊借閱，因略校正自第三至此卷誤字，焯記。

清末蔣光煦輯《斟補隅錄》，其中有一種《陳後山集校記》，就是根據何焯的校本。然而《斟補隅錄》彙錄不全，比何的原校缺漏很多。此外歸安陸氏《函宋樓書目》和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都載何校本，然而都是過錄本，不是原本。何校原本現已無從尋索，道光時，顧廣圻在揚州五筍仙館曾經見過，借回全部過錄，而且移錄最全。顧書現在尚存，所以傅增湘在另外一部馬嘏本的跋語中說：「今得千里留此校筆以補正諸家傳本之缺失，斯亦此集之厚幸也乎。」

根據顧廣圻的過錄，考察何焯所作的校勘，可以看出何所依據的舊鈔本，與蜀小字本《後山詩注》大致相同。所以何焯在校勘沒有任淵注的馬嘏本時，把任注也引入不少。顧在何跋的後面有一段話說：「此卷以上，何多摘任注，今不錄。千里臨並識。」可見顧對何引任注的地方也沒有全錄。

從明代弘治馬嘏刻本以後，直到清代雍正時，又出了兩種無注本後山詩。一種是雍正三年嘉善陳唐刻本，一種是雍正八年雲間趙駿烈刻本。陳唐刻本僅是詩集，沒有文集和其他。卷首吳淳還序中說：「世有善讀者，當自能得之，可無事鄭箋爲耳。」所以陳唐本即是除去了注的任淵本，詩題編次相同，但十二卷又合爲六卷，而任淵注本所缺的二百餘首，陳唐補輯爲《逸詩》五卷。陳唐所補《逸詩》的卷一到卷三相當於現在《後山詩注補箋》本《逸詩》的卷上，其卷四到卷五，相當於箋本《逸詩》的卷下。陳唐補輯時所據是弘治馬嘏本還是其他版本，序中沒有說明，祇籠統地說了一句「徧搜他本，補所未備者也。」

趙駿烈本刊行時是根據馬嘏本的傳鈔本。趙序中說曾由青浦王原帮他「訂訛考異，補其殘缺」，並且「釐定爲若干卷」。馬嘏本詩集部分原是十二卷，「釐定」以後，根據詩體重新改編爲八卷，而詩的總數是相同的。趙本其餘是文九卷、《談叢》四卷、《詩話》、《理究》、長短句各一卷，總共二十四卷。四庫全書編纂時，沒有發現馬嘏本，而即用這一重編本。

趙駿烈本光緒十一年番禺陶福祥曾加以翻刻，通行最廣。陶在目錄後加上「校刊」二字，每頁板心，都有「愛廬校本」字樣，而事實上沒有做什麼「校」的工作，因此傅增湘對這一「校刊」本頗不滿意，在馬嘏本《後山先生集跋》文中說：「檢《斟書隅錄》按：應作《斟補隅錄》逐卷証之，其奪佚文字竟無一條補列，是義門校記陶氏固未曾寓目，虛構校訂之名以自張耳。」

稍後於陶氏覆刻本的，還有烏程張氏《適園叢書》本《陳後山集》。張本刻於一九一四年，又恢復了馬嘏本三十卷的形式，詩、文、《談叢》、《詩話》等所占卷數也與馬嘏本相符。張鈞衡在跋語中說：「此舊鈔本過臨義門先生校本，即別下齋《斟補隅錄》所據，實比刻本爲佳，讀義門兩跋，便知其勝處，今據之刊行，固高出於弘治本，更非趙本之可及矣。」然而張不知道《斟補隅錄》中所錄何校並不完全，而張又未見顧廣圻過錄的校本，因此他這一刊本也還是不夠完整的。

有任淵注的《後山詩集》，從南宋蜀小字本和宋元之間覆刻本以後，以明弘治時袁宏刻的《后山詩注》爲最早。袁刻本有弘治十年楊一清序。袁宏刻《后山詩注》，前后有兩個刊本，而第二刻本較完整，楊序中說：

然子尤酷愛后山，嘗携其遺稿過漢中，令生徒錄過，用便旅覽，而憲副朱公恨世無完集，不與歐、黃諸家並行，遂屬知府袁君宏加板刻焉。顧舛訛太甚，兼有脫簡，嘉其志而惜其費，蓋不獨予然也。丙辰歲，予南歸獲定本於江東故家，朱公喜得如重寶，復以屬袁君，遂再板以行，精繕奚翅什百，而爲功爲惠，固不尠矣。

袁宏本以後，明代中葉和末葉，尚有嘉靖梅南書屋本和高麗活字本、日本活字本。梅南是嘉靖時遼瀋光澤榮端王朱寵濱的書屋名。梅南書屋所刻書很多，除《后山詩注》外，今日留存的有一部醫學書《東垣十書》，序言後尚有「梅南深處」的圖記。在梅南本、高麗活字本和日本活字本內都有楊一清爲袁宏第二次刻本所作的跋文，可見這些版本所據的底本都是袁宏本。後山詩集流傳海外，這已實現了陳詩中所謂的「五字虛隨萬里船」（卷三《八月十日》絕句），同時也見到當時中朝、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此外日本元祿三年（一六九〇年）尚有柳枝軒刻本《后山詩注》十二卷，除仍有楊一清跋外，並附有日本假名訓注。

清代《四庫全書》中浙江巡撫採進的《后山詩注》十二卷，《總目提要》沒有說明所據是弘治袁宏本，還是嘉靖梅南書屋本。《四庫全書》中有一部分用活字刊行於世，稱爲武英殿聚珍本。《後山詩注》也在聚珍本之內，這一聚珍本後有同治江西重刊本和光緒福州修補本，光緒二十五年廣東廣雅書局又曾經重刊過一次。江西或福建刊本又作過一些校訂，因此三個重刊股本也不盡同。

以上所述，是後山詩集流傳的大略，至於各家選本沒有列入。明萬曆四十三年潘刻本《宋元詩》有